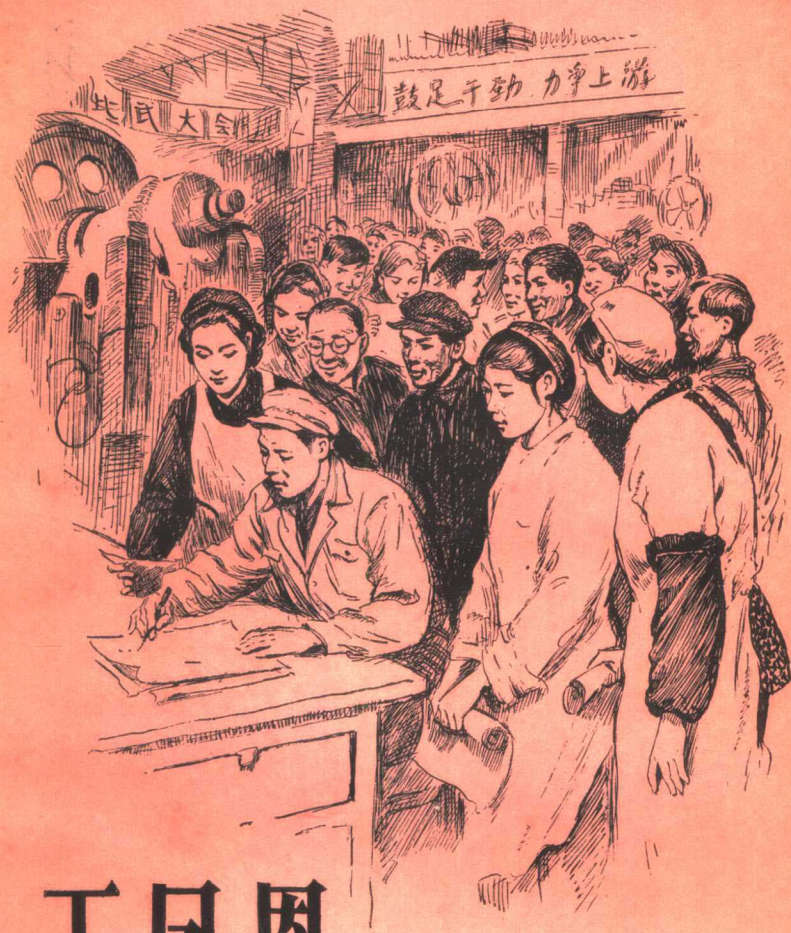




王凤恩

詹 永 春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 凤 恩

詹永春 著

王秋 插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印张·6插页·28,000字·印数：1—2,5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 10090·606 定价(5)0.24元

目 录

生活的教育.....	1
特殊材料.....	7
教徒弟.....	13
热心的学习.....	20
治老病.....	25
百折不撓.....	32
永不褪色.....	37
最大的幸福.....	42

生活的教育

事情真讓人奇怪——同是一般多的人，都干的卷綫的活兒，卷綫一組總是提前完成計劃；二組却相反，總出毛病。

卷綫二組組長滕洪玉讓卷綫一組組長介紹經驗，一組組長說，經驗就是組內有個技術“大拿”。

“大拿”指的是工人王鳳恩。

在事情發生的1949年，王鳳恩才二十五歲。雖然他對纏電動機綫圈沒有什麼獨到的地方，但是在當時技術十分缺乏的情況下，卻顯得有一手了。解放後，他一天天感到新社會和舊社會大不相同了，開始好好干活。但就是有一個看法不變：“什麼時候也是憑手藝干活，我千辛萬苦學的，這是我的本錢，隨便告訴你？合不來！”所以，每當二組工人來向他學經驗時，他總是婉言謝絕，心想：“哼‘家鴿，不用圈’！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你學不去，我就還是蝸子屎——獨一份（糞）。”一來二去，弄得兩個小組互不團結。二組工人見着一組工人就說：“讓你們把技術帶進棺材里去！”

為這件事，車間領導上不只一次的在大會上一再強調工人階級的團結是勝利的根本保證的道理。廠長還親自召集兩

个小组开会交换意见，又把两个小组人插开，情况才有好转。王凤恩才把技术公开了。

工厂的生产迅速恢复着。1950年成立了新的变压器车间。王凤恩当上了这个新车间的装配组组长。评的工资也最高。他心想：“共产党不虐待人，真是够什么材料干什么。但是，话说回来，还是因为我有技术啊！如果没一手，或者因天灾病疫干不动了，能……？”

“天灾病疫”真就发生了。

那是新车间成立不久的春节前夕。吊车吊着油漆未干的变压器去干燥，开吊车的李安民是徒工，技术不熟练，变压器离地四尺多高，摇摇晃晃就过来了。王凤恩看见赶忙上前扶着往前走。当一声，变压器一晃撞到工作台上，吊车钩撞断了……

“救人哪！救人哪！”李安民在吊车上吓呆了。

工人们跑过来，把变压器挪开，发现王凤恩的腿被砸伤了，耳朵被螺丝钉扎透了。

当疼得晕了过去的王凤恩清醒过来时，已躺在东北工人医院的病床上。床前摆着水果和一迭慰问信。病好得很快。他躺在床上正晒太阳，车间工会主席进来了。

“王师傅，见好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

“苹果都吃完了吧！”车间工会主席边说边打开带来的一个包裹：“这是工厂送给你的苹果。这打子信是同志们写给

你的。这是迟主任的信。这些钱是工人同志们大家凑的让我给你买水果，我怕你一时吃不了才没买，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求护士同志买吧。”

王凤恩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心激动得比伤口还火热百倍。工会主席走后，他打开了迟主任的信。信上说，疼在你腿上，疼在全车间工人心上，大家不仅加劲把你的活带出来了，还给你家的年货也办了……霎时间，王凤恩的心头掠过一段和当前成鲜明对比的往事。

1941年，阴沉沉的冬天。本溪煤矿边缘的四眼沟的一个破棚子里，住着王凤恩一家六口人：爸爸和二哥是矿工，大哥是铸造工人，三个人挣钱也不够一家人糊口。两个姐姐缝破烂供王凤恩念了三年书。生活和黄连一般，越过越苦。因为日本鬼子和把头的压榨，后来只有靠吃野菜活命。十一岁的王凤恩无奈离开学校去拣煤核。

在那飢寒交迫的日子里，灾难又接连临到头上。日本鬼子不顾工人安全，用糟烂的细杆子当支柱，结果，洞子塌了，把年青的二哥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压死。大哥当时正闹着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带着病去做工，结果病上加病，不久也死了。接着，两个姐姐连病带不堪公婆虐待，也先后被折磨死了。刚十二岁的王凤恩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担子进工厂当了童工。

聪明的王凤恩看着一天天衰老的爸爸，总是安慰老人家：“爸爸，过几年我长大了养活你，不用愁。”爸爸王永泰，老花眼里含着泪水，苦笑着对儿子说：“我们会好起来的。”可谁想到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魔鬼在終朝纏身。鬼子为刮尽矿工們的血肉，制造个“掌子錢”的名堂向爸爸要錢。鬼子告訴爸爸：“給錢的，不打！不給的，每天每天，打死頂好。”

一天，王凤恩从黑夜盼到天亮，爸爸也沒回来。太阳一杆子高了，矿工們把爸爸抬到家。王凤恩看見爸爸成了血人，自己哭成了泪人。爸爸的腰和腿被鬼子用棒子打坏了，臉打得皮开肉綻，下眼皮耷拉很长，紫血淋漓。

爸爸剛养到能喝口水时候，二把头提着个鎬把来了：

“王永泰，你得上班，不然欠柜上的賬怎么还？”

“我动不了啊！”

“就是死，也得上班，这是大把头說的。”

“誰命令我也上不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爸爸实在气得忍无可忍了。

“好，这就办你！”二把头举起鎬把盖头打下来，爸爸又人事不省了。

王凤恩下工回来，爸爸已奄奄一息，顫抖着声音对王凤恩說：“我作什么孽了？干了一輩子竟落到这步天地！……凤恩哪……你要长志气……替爸爸出口气……”第二天王凤恩是夜班。临走时，爸爸說：“我……今……晚……上……要……不……行……了……”王凤恩含着泪安慰爸爸：“爸爸，你会好的，明早我给你带点好吃的东西来。”好容易盼到下班，王凤恩借錢給爸爸买了三个粘火燒，到家一看，爸爸早已僵硬了。王凤恩脱下全家的一件破袄給爸爸穿上，哇的一声

哭倒在尸体上。

躺在病床上的王凤恩，回忆起旧社会的斑斑血泪，想想解放以来的新生活；回头瞧瞧，和旧统治阶级的笔笔深仇，看看同志们送来的慰问品；当他再拿起那封未读下去的迟主任的信时，热泪夺眶而出。

“同志，你放心，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你就是养十年病家也有人照顾……”这话多对呀！迟主任原来就是个老工人，我写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稿子也登在报纸上了，工厂办大事让我们讨论，受的伤比爸爸的伤简直没法比，但他得的毒打死亡，我却是公费治疗，休养……工人当家作主了，千真万确当家作主了……”

翻腾乱滚的脑海，久久不能平静。一张张同志们的亲切面孔，和那鬼子的獠牙，把头的狰狞面目，多么不同啊！

“疼在你腿上，疼在我们心上，这句朴素的话，把我和同志们的工作、学习、甚至生命都联在一起了。我的病就是他们的病，这要不是工人阶级兄弟，敢想吗！？”

一封封慰问信被他翻着翻着，一字字被他读着读着。从卷线组的慰问信上“卷线”两个字使他又想起了一系列问题：“这是我技术能换到的吗？这是能用钱买到的吗？不，不能！不能为什么事实竟这样摆在面前？是当家作主了，我们因为是同志。那我为什么曾经对同志保守？为什么对自己国家采取拿一手的态度呢？技术大家掌握力量大，独一份又有什么用？这是爸爸叫我长的志气吗？这是工人阶级该办的事吗？”

王凤恩哪，王凤恩，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对国家，对同志，对……你誰也对不起呀！……”

护士进来了，王凤恩冷丁从床上坐了起来。

“护士同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要出院！”

“是住不慣，还是……”

“我得回厂子找同志們……”

再三要求的結果，住了一星期院的王凤恩便被允許出院了。这是他答应了附加条件后大夫才同意的。大夫說：“每天按时来換药，不能上班，要在家靜养，伤口虽然沒危險了，但是也要防止万一。”

“王师傅回来了！”王凤恩連家也沒到，直接来到工厂。工人們把他包圍起来。

“怎么好得这么快呢？”

“医院照顧得太好了。”

“全好了嗎？”迟主任問。

“沒好能出院嗎！”

“还是回家歇歇，緩緩元氣。”

“身子一点不虛，別人淨喝牛奶，我淨吃干飯、烙餅。同志們，別為我再影响生产了，干活吧！”

王凤恩說着又去干燥变压器。

特殊材料

春去夏来。

工人们选举王凤恩当了車間工会干部。当时，变压器車間只有一个破房子、两台坏吊車和三十多个工人。工人又淨是徒工，王凤恩就成了迟主任的膀臂。他們領徒工从烂鉄堆里找来了大量破零件，并湊成两台床子，修理好四台卷綫机。这样就由修理变压器变成生产变压器。

做的第一台变压器是一百千伏安的小变压器。变压器里的矽鋼片当时我国还不能制造，王凤恩看沒矽鋼片愁的飯也吃不下，但迟主任却很沉着，总說想想办法，想想办法。一发动工人办法真有了：大家找到了一台被国民党破坏了的变压器，把矽鋼片拆出来。接着又忙活出了两台变压器。迟主任黑夜白天一齐跟工人干，眼睛熬紅了，嘴唇也燒破了。

“这个人奇怪，怎么总不累？”王凤恩問工人杜长浩。

“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你，我看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虽然入了党，但缺点不少。”

杜长浩又反問一句：“王师傅，你怎么样？”

王凤恩的臉刷一下紅到脖子，吞吞吐吐地說：“我还不是好料！长浩，你多帮助我。”

“按特殊材料这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进步快。迟主任是我们支部委员，你有事多找他商量。”

从此，王凤恩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仅工作起劲，学习也抓的很紧。

假日，为买书王凤恩来到了新华书店。他翻开书架上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会刊，楞住了。

“哦！这能是他吗？不是，贾鼎勋三个字怎一笔不差呢？是他，这不明明写着本溪钢厂吗！”

贾鼎勋是王凤恩的老难友。那还是王凤恩十三岁在本溪特殊钢厂学开吊车时认识的。当时王凤恩不知道怎么哄弄鬼子，上班就一个劲地不紧不慢地干。鬼子看见了就说这是“大大的磨洋工干活计”，王凤恩被一顿嘴巴子和大皮靴，踢得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人们眼看着王凤恩爹一声妈一声的，都不敢上前制止。唯有一个青年炼钢工人冒着危险，含着愤怒的眼泪，把王凤恩扶起来搀回家。他告诉王凤恩：“学乖点老弟，你太老实了。我告诉你个办法……”第二天，王凤恩照着昨天学的办法办了——瞅鬼子一来就叮当干的冒烟起，弄得灰土飞扬。鬼子一面揉眼睛，一面夸奖：“顶好！顶好！”鬼子一走，王凤恩就和老工人一样，把工具使劲一摔，坐在地上聊天。王凤恩打听了这位好心人时才知道，他叫贾鼎勋。

贾鼎勋和王凤恩的患难之交就这样开始了。一天，他打水时，想起父亲又愁无家可归走慢了些，鬼子就按他们自己制造的“刑法”，让王凤恩跪在地上，头上顶一碗水。跪不住了，一

勁，水洒了，鬼子把他打暈了過去。下工後，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又遇見了賈鼎勛。賈鼎勛給王鳳恩擦了擦眼淚說：“上我家住吧！”剛在他家住了几天，賈鼎勛無原由地被鬼子逮捕了。王鳳恩又流落在街頭。

時間真快呀，一晃八年了。當王鳳恩看見書上說賈鼎勛改進煉鋼工具二十多種，創造了快速煉鋼的新紀錄時，心想：“論文化咱倆一樣，論身份都是解放了的工人，但是人家卻對國家貢獻大，是勞動模範，能技術革新；而我？全沒有。老賈呀，我得向你學習，和你競賽。”

第二天上班，他就改了個工具胎，既省力又提高效率好几倍。當時正開展新紀錄運動。王鳳恩受到了表揚。這第一項技術革新，論價值不大，但對王鳳恩的莫大收獲是：“不怪說人巧不如家什妙，技術革新是條好路子，就照這條路子走吧！”

這年冬天，工廠製造的變壓器容量由過去製造一百和二百仟伏安變為五千仟伏安的。五千仟伏安變壓器過去我國還沒做過，東北電工局周局長把王鳳恩等老工人召集一起親自動員：“這是黨給你們的光榮任務，一定要做成，這不只是一台變壓器問題，它是發展我國變壓器製造工業的基礎。它做成了，我們的變壓器工業就安家立業了，這关系到整個社會發展問題。”工人們听了都喜出望外。

製造五千仟伏安變壓器在第一道工序就卡住了，變壓器的絕緣筒沒一個人會做。小日本鬼子統治東北的十四年中，從未生產過，所有的全是由日本國運來的。副主任把王鳳恩

找去問：

“王師傅，你看有辦法沒？”

“我想來想去，沒別的办法，就得自己干！”

“我們也是這麼想的。如果我們能造出絕緣筒，既安家立業了，又給下几道工序同志們鼓起勇氣來。黨支部決定把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給你，一個月時間，怎麼樣？”

“接受黨的考驗！”

絕緣紙卷成筒子得用機器，支部讓王鳳恩想辦法。要說修理電動機王鳳恩是“大拿”，開吊車也湊合，忽然就造機器，真是擰面杖吹火一竅不通。他憋得在冰封的院子裡直轉，涼風吹得直打顫，突然想起：“照我學徒時看那台卷綫機的樣子造一個！”

工人聽說王鳳恩要造機器都來幫助。但張師傅不相信，他招著手指說：“這不是胡鬧。你算算，日本工程師都幹不了，這不是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么！”

“既然黨信任我就幹！”王鳳恩費了九牛二虎勁，把機器裝成了。王鳳恩信心十足地想：“這是黨給的任務，一定得完成。”

但一試驗沒成功。張師傅講得更歡了：“別瞎子點燈白費蠟了，誰都造機器還要機械工程師幹什麼？”

起初王鳳恩還沒灰心，卷出來的絕緣管滿身淨折子。絕緣筒是一種特殊絕緣材料做成的，當時國內還沒有，是蘇聯援助我們的。卷廢的絕緣紙堆了一堆，張師傅更有云云了：“拿

国家財富开玩笑，浪費了这么多进口的絕緣紙还不收法。这純粹为了得獎金。”王凤恩是脚正不怕鞋歪。但当看十天过去了，廢料成堆时，也动搖了。

“迟主任，还是找工程师来干吧。”

“打退堂鼓了，王师傅？很好吆！机器都造成了，光剩画龙点睛了，怎么能倒退？”

“時間白过去三分之一了，材料又浪費那么多，我怕万一不成，使全厂拖延生产時間，浪費特殊材料……”

“哈，哈！胆太小了。发明創造吆，不是吹气，就是不成还长点見識，上学还得交学費呢，誰也不能生下来就发明創造，况且我相信你一定能成……”

迟主任的一些話，又使王凤恩鼓起勁来：“对，不能倒退！你說工人不能发明創造，賈鼎勛却搞成了二十多項。那为什么不成功？”王凤恩独自在車間溫习了迟主任說的“怕困难就不能战胜困难”的話，心象打开窗子一般亮了：

“啊！你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就做不出特殊材料！”

但是，办法直到王凤恩迈进家門還沒一点。王凤恩妻子这时正拿着电熨斗熨衣服。熨斗一过，衣服上的折子开了。

“唉！”王凤恩乐得心都象跳出来似的，窜上去，一把搶过电熨斗。

妻子以为王凤恩帮她熨衣服呢，使勁往回搶，連喊：“人家不用你吆。”

他把紙揉得淨折子，用熨斗一熨，折子开了，紙平了，高兴

地喊：“一准行！”

躺在炕上，王凤恩翻来复去睡不着。“快睡吧，明天还得試驗机器哪！”眼皮刚发涩，转眼一想到电熨斗，又高兴得精神起来。

“人家說数数就能睡着。好，数！一，二，三……一百……五百……一千……两千……”数了又数还是睡不着。

“瞪眼睛！眼睛瞪乏了，我看你还睡着不？”王凤恩躺在炕上，两眼圆溜溜地瞪着天棚。瞪呀，瞪！瞪得眼珠子生疼，更不睡了。

干脆不睡了！他躺着，想了許多事情：这台变压器做成，一座几千人的大机器厂就有电生产了。当这座工厂的工人同志給国家造出一批批机器的时候，我們也出了力量。这台变压器做成，就要做許多許多变压器，有了变压器，咱国家工业就发达了，要鋼有鋼，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誰敢欺侮我們？誰敢小瞧我們？又想到小鬼子搞十四年連一台变压器也沒做出，我們車間成立剛一年，不仅造出了小型的，眼看就要做成五千仟伏安的了……

漫长的夜，好容易盼到天发白，王凤恩飯也不顧吃，拿起电熨斗就往工厂跑……

晚上，王凤恩分外高兴，回家就告訴妻子：

“折熨开了，卷管机成功了！”

“熨斗呢？”

“安在卷管机上嘍！”

“那么大厂子，借熨斗用，买个得了。”

“刚安家立业省一分是一分呀！熨斗给工厂了！”

五千仟伏安变压器经过一冬，在1952年初制造成功了。

1952年，王凤恩实现了赶贾鼎勋的决心，改进和创造工具和设备三十项，10月20日入了党，第一次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

这一年生产也飞快地发展。制造变压器，由一个车间，两个车间，变成了一座专业的沈阳变压器厂。工厂招收了大批徒工，职工人数也在成倍地增长。

教 徒 弟

因为是初进工厂一切都感到很生疏，看什么都挺新鲜。厂房比刘玉文熟悉的茅屋，显得格外高大。机器没开以前，在厂房里说句话，轰声轰气地响着回音。机器开动后，沉雷般的响声，在耳边轰轰山叫，只见别人嘴动，连半句话也听不着。吊车吊着大铁板在高空来来去去；身旁的机器上的滚子吱吱地转着，一不小心就要吃你的手……。徒工小刘，在家乡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威风早抛到九霄云外，连个错步也不敢迈，跟在师傅背后，描着师傅脚印走。

小刘在乡下时，天一黑就睡觉，可是他师傅天天早早来，晚上晚晚走，利用早晚把着手教徒弟。小刘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了。几天以后，小刘扶着推料车的把，走走道就打起瞌睡来了。

一起来的徒工，有閑空就湊在一起議論：

“我師傅才好呢，光讓我看着，不讓我動手，怕機器咬掉手指頭。”

“我師傅下班就叫我走，就是小劉師傅怪，不關心徒弟健康……”

小劉当即翻臉了：

“長脖子，不准你說我師傅壞話。你們師傅是你們師傅，我師傅是王鳳恩。他可不是那樣講，他說：注意安全和上機器干活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總怕機器，一輩子也開不好機器。”

小劉從跟着王鳳恩學徒後，技術進步挺快。開始，當小劉怕機器時，王鳳恩總讓他擺弄機器。白天機器生產，早晚他就給機器罩打開，一件一件地講：構造、性能、作用、操縱方法、安全知識等等。小劉和機器混熟了，膽大了，王鳳恩既不許他熬夜，也不讓他亂開。這使小劉都有點煩：“這麼簡單，何必這麼多囉嗦，電門一開，機器一轉，綫就卷在綫包上了，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說話沒多久，綫包撥鐮從卷綫機上掉下來，纏上的綫也亂套了。小劉一看，是因為沒關擋板，使綫包掉出來的。把綫包揀起來又上上了，狠狠地关上擋板，又開起機器往上纏綫。

“別纏了！”王鳳恩急忙走過來。

小劉趕忙停下。

“綫一亂，綫上的漆皮就碰破了，裝在變壓器上就成了導體。你忘了這句話嗎？”王鳳恩問。